

陈振夏:毛泽东两次题词表彰的崇明人(2)

◆ 陆茂清

为了扩大生产,陈振夏一方面克服各种困难,刻苦钻研,设计制造了制蜡机、编芯机、打捞工具等设备,另一方面,号召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累,以人力替代机械,双管齐下增加产量。对此,《解放日报》曾作过生动的报道,文章这样写道:工人分两班,摇动巨大的绞盘,一炷香功夫,转流一次。摇把工人非常卖力,他们还笑着唱着。炼油使用老式的单独釜,只有大小两套炼油设备,装锅、烧火、出油、分蜡,全部是手工制作,艰辛劳动……但为了早点打跑日本鬼子,工人们再苦再累也心甘,也乐观。

短短几年,在厂长陈振夏和工人们艰苦奋战下,年原油产量由红军接收前的44吨,增长到1943年的1279吨,相当于1935年前14年的总和。

延长石油厂渐成规模,汽油、煤油、柴油、蜡烛、擦枪油、油墨、黄油、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、后方,运往党中央、中央军委、边区政府,运往部队、学校、机关、团体等,保证了军队的行驶、机器的转动、枪机炮膛的润滑,点亮了无数的马灯、油灯,印刷了《新中华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以及大批书籍、宣传学习材料,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主席题词两次表彰

延长石油厂赢得了“功臣油矿”的美称。厂长陈振夏的名字也传遍了延安,传遍了边区。同时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,引起了他的关注。

1942年春,中央军委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,陈振夏汇报了延长石油厂的工作,中央领导十分满意。毛泽

东接见了他与顾光、徐文杰等人,亲切地询问他的出身、经历,赞赏他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行动,称赞他努力开采石油使延安大放光明。

1944年5月1日至5月25日,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上,边区政府向陈振夏颁发了“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”奖状,以资鼓励。

5月22日,毛泽东亲笔为陈振夏题词:“埋头苦干 为陈振夏同志书”。毛泽东的题词写在一方白色细布上。

同一天,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欢迎与会代表。毛泽东出席招待会并作了《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》演讲,讲话中表扬陈振夏说:“像沈鸿同志、陈振夏同志,他们不是共产党员,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,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。”

会上发布了《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》,号召边区的厂长、工程师、技师及全体职工,向特等工业模范学习,其中有一段内容是关于陈振夏的:要学习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同志,他埋头苦干以身作则,关心工人生活,注意职工教育,亲身参加生产,虚心向群众学习采石油的技术,恢复旧井,打出新井,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。

7月底的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,发表了陈振夏先进事迹的专题报道,赞扬他“对本身业务非常尽职,终日不倦”,“把专门的技能与群众的伟大创造结合起来,从来不以技能自私,从来没有门户之见”。

当年12月下旬,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开幕,



■ 毛泽东为陈振夏题词

评选出新一届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。陈振夏榜上有名,再次被授予“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”称号。

颁奖会上,边区政府领导把毛泽东题写的“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英雄致敬”的奖状发给了他,这是毛泽东第二次题词表彰陈振夏。1945年1月10日,毛泽东在大会上作《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》的报告,肯定了陈振夏等劳模“有许多的长处,有很大的功劳,起了“带头作用、骨干作用、桥梁作用”。

“埋头苦干”精神永在

1945年2月,陈振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,他的干劲更足了。在毛泽东题词的激励下,他加倍地埋头苦干,带领干部工人多出油,多出石油产品,改善边区人民生活,支援八路军、新四军,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。

可是,蒋介石表面和谈,暗地里却准备内战,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。毛泽东洞察其奸,号召解放区军民

加紧生产积极备战。陈振夏踊跃响应,带领工人冲破重重封锁,从张家口、承德一带运回大量的管线器材,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又打成五口油井。据《延长文史资料》载,“钻速之高,交井之多,创自打第一口井至今39年来的最高纪录”。

不久,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,从三面合击延安。我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决策,于1947年3月19日主动放弃了延安,延长也落入了国民党军队手中。

上级指示延长石油厂“坚壁清野”,使敌人什么东西都得不到。眼看吃尽千辛万苦树立的井架被推倒了,正在出油的油井被填平了,机器设备也被拆卸分散隐藏了,工人们舍不得,陈振夏更心疼,但还是不折不扣执行了上级命令。他用毛泽东放弃延安的道理说服自己,说服大家:毛主席讲了,要用延安调换整个中国,我们暂时把油厂拆了,不久的将来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,油厂就永远是我们的了,而且还要大发展,所以说,这是以小的损失,换取大的彻底的胜利,是一本万利!油矿里所有的东西通通坚壁清野,连一滴油、一支蜡烛、一寸管子、一颗螺丝钉,也决不给人留下!

他组织全厂干部职工,并发动家属参加,抢在撤离前将油井填塞,井口犁平,把机器设备以及汽油、煤油、蜡烛等制品,硬是用人力背、驴子驮,日夜不停地转移,有的藏进山洞,有的埋到地下,有的沉入水底。一台三吨重的蒸汽机,40多个人花了整整一天时间,一步一步地推拉到段家河藏匿起来。

陈振夏相信毛泽东的神机妙

算,我军很快会打回来,坚壁清野时就已作了恢复生产的准备,记录了机器设备隐藏的确切地点,还逐一做上了暗号。

果然时间不长,黑夜就过去了。当年冬天,延长收复,陈振夏的身影重又出现在了石油厂里,又是埋头苦干。不过二三个月时间,遍地野草、断壁残垣的矿区,重又井架高耸,汽笛鸣放,机器转动。“多出一桶油,等于节省80头毛驴和80个运输工”的口号深入人心,体现在每个干部职工的行动上,他们都像自己的厂长那样埋头苦干,以苦为荣!

解放战争节节胜利,中央从延安抽调一大批优秀干部支援新解放的地区,陈振夏也在其中。1948年春回大地时,他依依惜别了埋头苦干了近10年的延长石油厂,奔赴新的战斗岗位。

解放后,陈振夏带病先后在河北石家庄农机厂、石家庄动力厂和保定机床厂任副厂长、厂长,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奋斗,直至1972年退休。1981年8月21日陈振夏病逝,享年78岁。他生前曾任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常委、保定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崇明县第五届政协常委等职。

陈振夏虽然已经与世长辞,但他的英名一直留在延长石油工人的心中,他的“埋头苦干”的精神,一直鼓舞着延长石油厂的干部职工艰苦奋斗。如今,当年的延长石油厂,已经发展成为省属国有大型企业——延长石油集团,成为国内拥有石油、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。陈振夏泉下有知,定会感到无限欣慰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年第12期)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

筱文艳第一次见到总理,颇有些戏剧性。那是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期间,报到后她刚入住招待所。有一日,她在楼下洗衣服,嘴里哼唱着《种大麦》的唱词“小麦生来面皮黄,冬腊月里受风霜。正三月里起身长,四五月里收上场”,边唱边在脑海里展现出一对小夫妻的劳动场面,这叫“默戏”。突然耳闻有人叫“同志”,她抬头望,但见一个中年男子冲着她走来,微笑着问她:“盖叫天先生住在几楼?”筱文艳不自觉地随口回答:“盖先生住在二楼。”“听说他昨天发烧了,我来看看他。”那中年男子边说边往楼上走,筱文艳忙说:“他昨天发烧,今天好了,我看到他出去了。”那人一愣,向筱文艳道了声“谢谢”便走了。筱文艳望着那人背影,突然觉得那眉眼、那笑容,好像在哪里看到过,但是一时想不起是谁。事后,她问于伶:“刚才来看盖先生的是谁呀,这么面熟。”于伶吃惊地看着她说:“那是周总理呀,怎么,你连周总理都认不出!”筱文艳一听,拍着大腿,连说两声:“没得命!”“没得命”三字是标准苏北口语,带着着急、后悔之意。

于伶对她说:“没关系,机会还会有。”果然,机会不久就降临。那是淮剧团进中南海演出时,那天筱文艳卸妆后同大家一起吃夜宵,突然总理来了。总理一来祝大家演出成功,二来对大家慰问。

只见他一步步向筱文艳的桌前走来,筱文艳这次不会认不出了,急忙起身,迎上一步,握住总理的手向他问好。总理已经在舞台上认识筱文艳了,所以握着她的手就问道:“文艳同志,你是哪里人呀?”筱文艳说:“我是淮安人。”总理高兴地说:“咱们是老乡呢。你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?”筱文艳回答:“住在乡下。”总理又问:“哪一乡?”“车桥东乡。”总理听后则自我介绍道:“我是住在城里,不过四十年没有回去了,你代我向乡亲们问好。”

自从总理认了筱文艳做老乡,筱文艳同总理的来往就多了。有一次总理到上海,他把筱文艳接到住处,询问她的工作情况,之后问她入党了没有?筱文艳不好意思地回答:“还没有。”总理没有展开谈她入党的问题,但她从总理的目光中似乎读懂了总理是希望她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28.到底出了什么事

又一日,收工早,袁朴生踱步至附近金剛山上的光明寺。正是四月的光景,樱花在四周开得如雪如梦。袁朴生看得呆了,一时恍惚,不知身在何处。想,自己若是个文人骚客,断不了会作些诗文,而一个壶手,做来做去终是一把壶而已。对着一棵开得妖娆的樱花树说:若有下辈子,袁某断不做壶手了,也弄个文人当当!

在寺前买了香火,刚踏进寺庙,便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影,那是美智子正在对着菩萨祈祷。他刚想退出,美智子却看见他了,一声柔柔的“袁桑”,便让他心头一热。细细一看,发现美智子脸上挂着两行清泪。便用不连贯的日语问道,何故哭泣?莫非有人欺负妹妹?美智子摇摇头,说,袁桑,你进去吧,愿菩萨保佑你。

袁朴生进了香,于菩萨前虔诚下跪。他先是求菩萨恕罪,自己万万不该有倾慕徒弟之妻的念头。然后,闭上双目,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。慢慢地,铿锵登场,莫水蓉、陶半坡、武小够、甚至西门寿之类,一一从心头浮起。而莫水蓉的眼睛里,一半眷恋,一半哀怨,说,朴生,你答应我的,最多不过几个月就会回来。

回来又如何?他心里想。你只怕更不会嫁与我。远隔着大海,有些事情袁朴生反而看得更清楚了。突然想到,莫水蓉对他的态度,一直忽冷忽热的,其背后似乎有一只无形黑手在掌控着呢。

这天半夜里,袁朴生在睡梦中被一阵窸窸窣窣的敲门声惊醒。他起来开门,撞进门来的竟是美智子。她身上带着一股寒气,面色苍白,云鬓纷乱的样子让袁朴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将她拦在门口,决意不让她进屋。问她出了何事,她却双唇紧闭,一言不发。半晌,说,袁桑为何不让美智子进屋,既然心中无鬼,何惧半夜敲门呢?袁朴生迟疑着说,到底出了什么事,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?美智子凄然一笑,说,只怕等不到天亮,美智子就会被一个人气死。袁朴生心下明白了几分,身体像一扇门板一样站得直直的,声音也带了些僵硬,说,师妹,男女授受不亲,此乃古训。何况

夜半三更,你我二人私下晤见,让我袁某如何做人?万一伤了我师徒感情,玷污了三岛家族的门楣,袁某就是跳进大海也难以洗清啊!

美智子哀怨地看了他一眼,突然调头而去,走下台阶时,一个碌碡,她像一根木头一样沉重倒地。袁朴生不由地大步前去将她扶起。隐约间,他闻到一股咸咸的腥味,手一摸她的额上,黏黏的全是血。美智子身体发颤,紧紧地抱住他,说,袁桑,救救我。袁朴生手有些软,还是挣脱了她,在黑暗中穿过走廊,摸到古子樱的卧房,敲门不应,便将门推开,古子樱竟然不在。这时,他的腰被一个人从后面抱住,回头一看,喝得醉醺醺的古子樱正呲着牙冲他直笑。他一把将古子樱掰开,顺手掴了他一记耳光。骂道,狗东西,整夜喝酒,太不像话了!

鲤江高寿无疑是袁朴生最满意的徒弟了。

他很勤快,每天一早就提前上工,替师傅煎开一壶茶,自己温习几页汉语课本,就开始干活。他打的泥片,袁师傅说每天都有进步,是的,

把前一天打下的泥片比较一下,鲤江高寿自己也有小小的成就感。一天他问袁师傅,什么时候可以教他打泥片以外的技艺呢?袁师傅取过一张纸说,有一天你打的泥片能够像这张纸一样厚薄均匀,我就教你下一步的技艺。鲤江高寿就把那张纸揣在怀里,每天把打下的泥片跟纸比较。唉,做一把壶须真不容易哪!鲤江高寿不爱管闲事,但他隐隐发现袁师傅心情不太好,起先他以为是惠子的缘故,他知道袁师傅并不喜欢惠子。但惠子一直缠着他。后来惠子跟衫门昂立的关系公开了,袁师傅应该解脱了,但他好像还是不太开心。鲤江高寿敏感地捕捉到是美智子的因素。他有些害怕,袁师傅竟然喜欢美智子,这可不太好。袁师傅可能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,看得出他在竭力压抑自己。而三岛雄夫,他的表哥,就是被袁师傅叫做古子樱的人,他总觉得此人抱负远大,做事干练,但内骨里却有些阴毒。他刚来的时候,三岛雄夫就嘱咐他,不要暴露他们之间的表亲关系,而袁师傅每天说了一些什么,做了一些什么,都必须及时地向他汇报。

国壶

徐凤

